

燕园记忆

鸣鹤园

[美]舒衡哲 (Vera Schwarcz) 著

张宏杰 译 张源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燕园记忆

鸣鹤园

[美]舒衡哲 (Vera Schwarcz) 著

张宏杰 译 张源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9-23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鸣鹤园 / (美) 舒衡哲著; 张宏杰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6
(燕园记忆)

ISBN 978-7-301-15219-5

I. 鸣… II. ①舒… ②张… III. 古典园林—研究—北京市 IV. K9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4750号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书 名: 鸣鹤园

著作责任者: [美] 舒衡哲(Vera Schwarcz) 著 张宏杰 译 张源 校

责任编辑: 黄敏劼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219-5/G · 261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06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文版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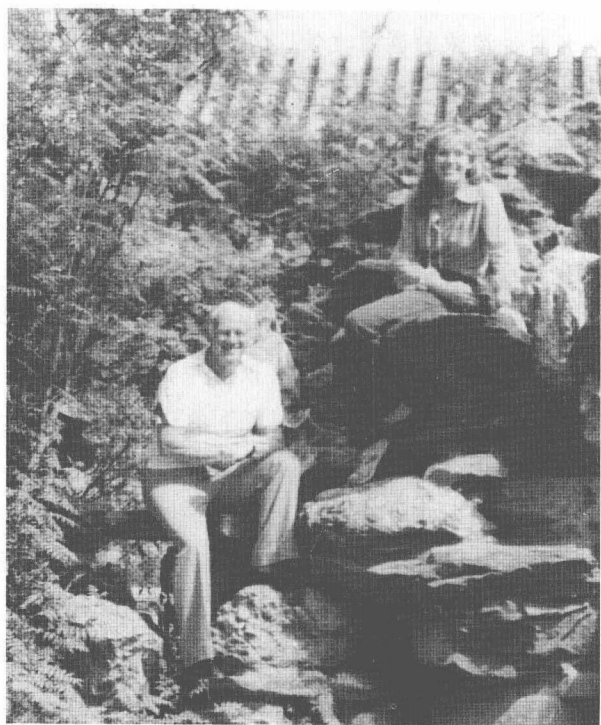
本书的中文版得以出版，其间涉及许多非比寻常的环节。首先，30年来我与北大的接触以及我与北大人建立的友谊使我对北大怀有深厚的感情。1979年2月23日，我作为第一批美国交流学者来到北京，从此有幸把北大作为自己的母校。对我来说，北大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母校”，而且是学术研究的动力和新鲜知识的源泉。如果我对海淀的这个角落没有产生浓浓的喜爱之情，这本书也就不可能诞生。

赛克勒博物馆与北京大学之间的联系以及最近赛克勒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出版社之间的联系，成为第二个直接促成本书出版的环节。1993年10月，我第一次参观北大的亚瑟·M. 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时，对将把我与这个博物馆的创建者联系起来的意义深远的纽带还一无所知。虽然亚瑟·赛克勒博士 (Dr. Arthur Sackler) 已经去世，但通过其遗孀吉尔·赛克勒 (Jill Sackler) 的不懈努力，赛克勒博物馆仍旧在我的母校内建立起来，从而使我可以着手做这项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出版。我希望这可以为赛克勒在中国留下的遗产增添荣耀。

在本书中，中国读者将看到一个真正热爱中国的人，一个一心要促进中国医学发展并致力于文化保护的人。赛克勒博士被视为当代白求恩，这并非偶然。他与那位在战争年代援助中国的加拿大医生很像，只不过他是在“文革”后进行重建的和平年代来帮助中国的。1987年赛克勒博士去世后，他的遗孀继续推进这项重要的事业。研究期间，我有幸亲自采访到赛克勒夫人，她对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也给予了大力

支持。一直以来，在赛克勒基金会于北大乃至全中国举办的各项活动中，赛克勒夫人都表现出对中国文化、中国园林传统以及中国历史的极大喜爱。

赛克勒夫妇为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事业倾注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一张 20 世纪 80 年代的快照捕捉到了这对夫妇执着付出的精神：照片中，赛克勒夫妇正在苏州的某个园林中小憩。一个路人按动快门拍下了这一瞬间，给我们留下了这件珍贵的纪念品。从这张照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赛克勒博士的喜悦之情，而且看到了在政治、历史骚乱中园林所具有的修复能力。非常感谢赛克勒夫人允许我在这本书的中文版中使用这张照片。



赛克勒夫妇，拍摄于 1980 年 8 月。

我还要感谢赛克勒基金会的柯蒂斯·卡特 (Curtis Cutter) 先生。他像赛克勒夫人一样在这个研究项目的初始阶段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书稿完成后,他第一个意识到赛克勒基金会的中国员工和朋友会对这本书感兴趣。他们的反应也让他大受鼓舞,于是他积极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系,并检看了书中的一些细节,使这本书能够以现在的样子出版。我对他的远见和帮助深表感谢。

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了此书的出版不遗余力。英文版出版后不久,好友乐黛云教授就建议把它译成中文。我和乐教授的友谊已历经了 30 个春秋,其间我还通过她的帮助出版了其他几本书,并与她合作了一些项目;而这本书源于我们对北京大学以及鸣鹤园独特历史的共同关注,是我们合作的极致。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公司的编辑们为校核本书涉及的重大史实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责编黄敏劼女士、复审高秀芹女士及终审张文定先生,花费大量时间查证并修订了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通过记录口述收集的一些说法。他们对细节的谨慎态度,使得本书中文版的品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书中若仍存在史实与理解错误,则完全是作者的责任。

最后,我尤其要感谢这本书的中文译者。她们的文笔优美流畅,译笔活泼,想象力丰富,译出了这本涵盖历史与文学、现代与传统、皇家园林与“文革”“牛棚”的书中所蕴含的复杂的主题。书中引用了大量诗歌——其中大部分是我自己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诠释,这给译者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然而她们大胆尝试,译出了诗歌的韵味,诗文优美流畅。她们还在翻译过程中提出许多疑问加以求证,从而使这本书的中文版更加准确。

这本书成形的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是在揭示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中美关系所取得的重大成就。2009 年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是“五四运动”90 周年纪念,也是中美建交 30 周年,我很荣幸亲历这一非凡的历史时期。当我第一次以交流学者的身份来到北大的时候,我

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够承担这样一项深入研究口述文化历史的工作。之前我写的一本关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书耗费的时间要长得多，那本书在中国出版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其中许多内容还被删掉了。

而现在，人们可以做真正的历史研究，并且很快就能用中文完整再现，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很荣幸能够切实地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理解做一点儿工作，我希望这是有意义的。这本书旨在让中国读者和西方读者去聆听如今依旧萦绕在美丽的鸣鹤园和北京大学的那些奇妙的声音和故事。

Vera Schwanz
舒衡哲

2009年1月

英文版序

一想起花园，心灵的炼金术便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黛安·艾克曼 (Diane Ackerman),
《艾克曼的花园》(*Cultivating Delight*)

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说出一本书的诞生日期，而我很庆幸能够说出这本书孕育而生的具体时间：1993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10 点 30 分。那时，北京大学清风吹拂，我正走在校园西北角的林间小路上。过去 25 年间，我每年来北京大学待一段时间，还写过有关北大 20 世纪初期的历史，因此对北大已经非常熟悉。那天清晨，我并无心开始一段发现之旅，只想随便走走，回想把我和这片熟悉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浓浓友情。

忽然，一座新的建筑映入眼帘，端立在我十分熟悉的燕京大学老建筑群之中。燕大时期的老建筑把当今的北大和 20 世纪 20 年代由美国教会建立的有名的文科学院联系在一起，它们比那些 1949 年以后建立的水泥浇筑的宿舍和教室更具美感，也更有历史厚重感。眼前这座新的建筑 and 老建筑的风格融为一体，同时在构架和飞檐的绘画细节上更为雅致。我走近一看，惊奇地发现标牌上写着：亚瑟·M. 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怎么突然间会冒出这么一座博物馆呢？我对这座校园了如指掌啊！当然，90 年代初的几年我没有来过北大。

我走进博物馆与售票员攀谈起来。因为是周六，我没有带钱，这是我这个善于观察的犹太人一贯的做法。只要身上没钱，我就会花更多的时间与别人聊天。我用已经成为自己“母语”之一的汉语问那个

售票处的老人：“这儿以前是什么地方啊？这是我的‘母校’（我特意用“母校”这个词来显示我与这个地方的亲密）。我太了解这儿了，所以突然冒出这么个建筑真是太让人吃惊了！”那个面带微笑、满脸皱纹的耄耋老人竟然是北大的退休职工，以前负责看园子。他像老朋友一样回答说：“这里啊，是过去的‘牛棚’，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用来关那些有学问的教授的棚子。”

“牛棚”，这就是我在北大的老友常常隐约提到的地方，然而，相交二十多年来，他们从未告诉过我“牛棚”在哪儿。我所认识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几乎都在“牛棚”里待过。我曾经听说过很多设在北大的“牛棚”里所发生的暴行，但我从来不知道我的朋友们经受侮辱和恐惧的确切地点。

在这个安息日，我走出赛克勒博物馆，坐在旁边新建的亭子里，一大堆问题涌入脑海中：一个犹太人（我知道亚瑟·赛克勒的背景）怎么会为“文革”留下来的残垣断壁花钱修一个庇护所呢？在一个曾经饱受苦痛的地方修建一座艺术博物馆是不是太残忍了呢？艺术可以承载历史的创伤吗？随后，我开始思索这些谜团，而它们就构成了这本书的框架。在我离开赛克勒博物馆外的花园之前，我已经明白自己将会花几年的时间来解开这些谜团。虽然我不是一个历史地理学家，但是我知道自己想写一写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星期天的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内心有一种时间和血液都凝结了的感觉。我研究了大量犹太人的历史，而在回到中国的第一个安息日，一个新的课题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对此我感到非常庆幸。这座新的建筑奇特而完美，设计简洁的大门上镶嵌着镀金的门把手，就像古时贵族的宅邸。博物馆前立着北大的一件藏宝——圆明园遗物、清代汉白玉日晷。那个谈到‘牛棚’的管理员有没有听到艺术品背后的哭泣？今天在博物馆我看到了一个经过精心修补、布满裂纹的容器，像是历史片断的拼接。现在，这就是我的任务了。”

随后的几周，我有足够的时间品味黛安·艾克曼所说的“心灵的炼金术”。把我和北大联系在一起的点滴往事开始融入我对中国时空概念的新的理解中。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题将是园林。我只注意到了博物馆，准备还原它与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的那些悲惨事件的联系，还没有想到园林在恐惧中给人带来的特殊慰藉。直到后来，鸣鹤园在 19 世纪被毁的那段历史和对它的缅怀才逐渐占据了我的心。当时我只关注博物馆和“牛棚”——那就足以开始心灵的炼金术了。

凭借多年在北大交下的可靠的朋友，我在 1993 年利用余下的几个星期尽可能多地采访依旧健在的、且愿意谈及“文革”时期遭遇的老教授们。在不到 20 天的时间里，我有幸和历史学家周一良、生物学家陈阅增、经济学家陈振汉和著名的梵文学者季羨林长谈。此前，我写过一本口述历史，我发现对话的大门比预想的要容易打开。与季教授的对话异常热烈，当时他正计划写一本北大“牛棚”回忆录，只是时机还未成熟。1998 年，《牛棚杂忆》得见天日，我这本书也就好写多了。

本书讲述的这片土地的历史分几个时期，季羨林所写的内容属于其中之一。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及其作品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往更深层次展开挖掘。侯教授毕业于燕京大学，对研究工作一丝不苟，且想象力丰富，是对北京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第一人，这本书便参考了他的著作《燕园史话》。他对鸣鹤园的详细描述令我想更多地了解在 19 世纪建立这个园子的清朝王爷。侯仁之与我的友情和他对我要做的研究的兴趣开启了我的探寻之路，这是我在 1993 年 10 月没有想到的。他知道我要把鸣鹤园和“牛棚”以及赛克勒博物馆联系起来，于是把我引见给两位学者——焦雄和岳升阳，他们完全改变了这本书的雏形。

焦雄是一个退休的档案保管员，专门研究园林史，同时也是一个有天分的画家。他同意帮我再现北京西郊所有清朝皇家园林的地形风貌。有了他详细绘制的图画，我才能进入 19 世纪的园林世界。岳升阳给我画了一幅地图，清楚地标明今天还能在北大看到的鸣鹤园遗迹。

1998年5月10日，这两位学者陪我一起步行寻找鸣鹤园的痕迹。我们从赛克勒博物馆前出发。岳教授简单几笔很快画出“牛棚”的地图——一个他从小就知道的地方，那时他要来这里探望被囚禁的父母。这张地图显露出“园”较为阴暗的一层含义。我们最终走到一个19世纪园林的入口——赛克勒博物馆后边的75号院。

在那儿，又一个惊人的心灵启示在等待着我：这正是我在1979—1980年间（那时我作为北大交流学者第一次住在北大）经常来的一个院子，那便是著名现代文学史学家王瑶的家。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知道“文革”期间他曾被毒打（牙都被打掉了，并被当众羞辱）。

我站在王瑶的旧居外，他的遗孀走出来跟我打招呼。这位极度悲痛的老人把王瑶书房入口处的柱子指给我们看，当年把他的丈夫拖去“牛棚”还不够，还要把柱子上的字迹全部抹掉。现在，把这个院子和儒家君子以及清朝贵族之间联系起来的历史遗迹已经被抹去。在五月的阳光下，我更加清楚了这本书为什么要以蓄意毁坏为主题。

我发现的毁坏的痕迹越多，就越佩服亚瑟·赛克勒博士致力于文化保护的激情。要想追溯他的生活轨迹和他为在全世界建博物馆所作的努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赛克勒博士是一个精神病学家、一个收藏家、一个商人，有许多人崇拜他，也有许多人贬损他。我特别幸运地能够在写作这本书期间采访到他的亲密助手们。每个助手都透露出这个在北大建立艺术博物馆的人的一个侧面。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并购总监梅尔·梅耶（Meir Meyer）第一次跟我讨论起关于亚瑟·赛克勒作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坚定的中国艺术遗产保护者所作的贡献。后来，在与希瑟·彼得斯（Heather Peters）、陈璋源（Lo Yi Chen）、洛伊丝·卡茨（Lois Katz）及柯蒂斯·卡特的谈话中，这种心灵的炼金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都曾与亚瑟·赛克勒并肩工作，也都非常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博物馆的历史。赛克勒博士的遗孀吉尔·赛克勒夫人对我讲述了她对北大博物馆的过去和将来的看法。促

使赛克勒建立博物馆的人是学医出身的胡启民，从赛克勒基金会在中国主办第一界医药大会起胡启民就与赛克勒密切合作，直至《中国医学论坛报》创立、北大赛克勒博物馆落成。是他让我明白了这段历史不仅对西方学者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对“牛棚”中幸存的中国学者也同样重要，我对此心存谢意。

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注洪教授和张芝联教授也给予了我很大帮助。他们提供了一些书面资料和采访记录，使这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此外，我还得到了北大副校长办公室和北大留学生部的支持。有了他们的帮助，我才能列出“文革”前后完整的大事年表。正如许多中国学者和朋友所深知的，我从未想过损害北京大学的名誉。北大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处的中心地位、它和燕大以及和 19 世纪皇家园林的联系都不是偶然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聚集在这一隅，因此当遭遇那些蓄意毁坏鸣鹤园所体现的包容与反思传统的行为时，他们一再首当其冲而深受其害。

鸣鹤园对于我来说也是混乱年代的一片绿洲。在我开始忙于卫斯廉大学的行政事务之前，我曾用整整一年时间专门做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在 2001 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期间，这项研究仍是我的工作重心。这些被毁坏的中国园林总在提醒我历史记忆的脆弱和重要。每一次我翻看这本书，都愈加感激历史研究所带来的沉思空间。就像艺术品一样，历史也能在集体癫狂的喧嚣中营造一丝宁静。

在卫斯廉大学，我有四个优秀的中国助手：余欢，谢颖海，常小抒，张小申。他们帮我找到并翻译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许多 19 世纪有关园林的诗歌。两个亚洲文学系的同事也提供了帮助：魏爱莲 (Ellen Widmer) 帮我找到了燕京大学的资料，张小申帮我翻译过来；黛比·谢尔平斯基 (Debbie Sierpinski) 耐心地把第六遍手稿用文字处理器打出来；约翰·韦勒姆 (John Wareham) 对书中出现的图片提出了专业的建议和帮助。我还得益于梅格斯研究基金 (Meiggs Grant)，因此能够请

假完成这本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我有幸与约翰·狄克逊·亨特 (John Dixon Hunt) 合作。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编辑，同时还是对园林理论有开拓性贡献的学者。正是他的专业知识和慷慨相助使这本书成为一部研究景观历史的作品。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帮助我一起灌溉这座园林，这才有本书的诞生。在我整理鸣鹤园历史资料的这十几年间，他们不辞辛苦地给我寄来有关园林、艺术和园林往事的诗歌、录像带、卡片及文章，大家都帮我进一步充实了 1993 年 10 月 16 日产生的想法，每个人都使我逐渐意识到园林不仅仅是一个有形的物质空间，还是一个无形的精神领域。赏园旨在体味超越花草、树木、湖水及岩石的喜悦，即感受瞬间的永恒。这也正是《雅歌》的主题。除了引用《雅歌》中赞扬园林的诗篇外，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对那些帮助完成此书的人表达谢意了：

你这住在园中的啊！

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

求你使我也听见。

目 录

中文版序	3
英文版序	7
导 言 语言与时光造就的园林	1
第一章 鹤鸣园与清朝亲王们	31
第二章 战争的蹂躏	77
第三章 意识,在幽暗的地下	115
第四章 六七十年代的“鸣鹤园”	151
第五章 在博物馆中重现空灵	187
结 语 历史的分层延续体	221
参考书目	231

导言 语言与时光造就的园林

……不是死亡

吸引我走向这个空旷的世界

我反抗属于荒芜和耻辱的

一切

—— 襁褓

是与墓地不能相容的太阳

—— 杨炼,《自白 —— 给圆明园废墟》

园林不仅是世间的存在,也能在人们的心里扎根。有的园林因设计之美让人难忘,有的园林则因文化象征意义而被人铭记,许多园林两者兼具。有些园林已不复存在,然而,即使它们已成废墟,或已被人遗忘,它们依旧能在支离破碎的文字中获得生命,在黑暗的年代创造空灵的境界。这本书通过我从园林历史中学到的东西来解释已经成为历史的园林,从而探索如何创造空灵之境。我从中国的一隅入手,记述了鸣鹤园如何在屡遭破坏之后通过诸如语言和完整的回忆这些脆弱的方式幸存下来。如果这座园林今天仍可以告诉我们些什么,那是因为它的毁灭敌不过人们的想象,从久远的过去传来的声音仍然在谈论我们今天的窘境。

调查研究首先从北京西北部开始。鸣鹤园坐落于北京大学的中心,风景如画,远离城市中心的喧嚣(图1)。来访者穿过交通拥挤的街道到达北大门卫森严的校门口后还要继续沿着西北轴线走一段路,否则根本看不到鸣鹤园的影子。一块新立起来的巨石矗立在亚瑟·M. 赛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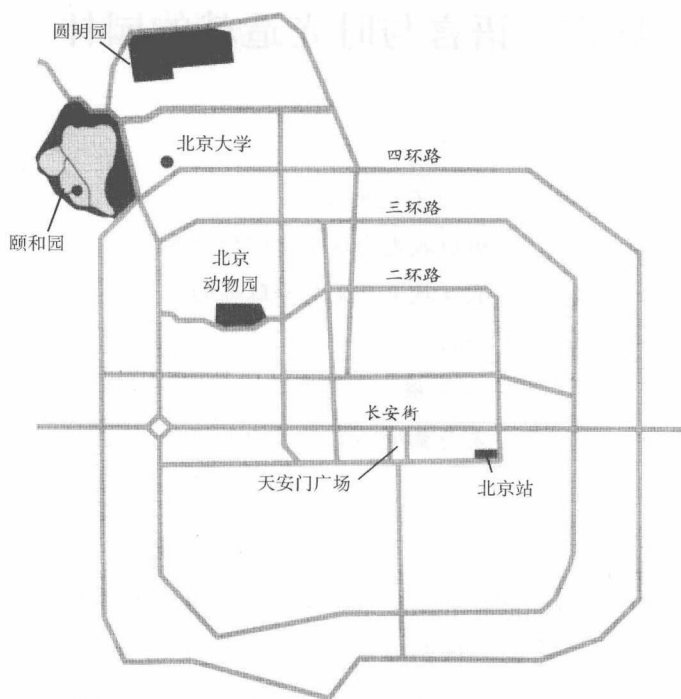


图1 北京大学位于北京西北部地区。胡伊硕绘制。

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前方，上面刻着鸣鹤园三个大字，还有一些小字介绍了鸣鹤园的历史，说了些 19 世纪清朝贵族修身养性的事，却没有提及 19 世纪 60 年代发生在这里的暴行。文化的记忆一下子被打开，又一下子被关闭。

这种打开、复又闭合的双重姿态不仅限于北大的一处院落、一块石头，或者中国的一个城市。确切地说，研究中国以及西方园林的学者已经开始探究并揭示其中多层的含义。比如英国地理学家丹尼斯·科斯科夫 (Denis Cosgrove) 就曾论及景观的象征意义，十分关注景观中的“窗帘”如何遮蔽有多层文化积淀的空间。他的论点简单来说就是，



图2 一块新的刻着“鸣鹤园”字样的石头。字是由启功题写的，他是清朝王族后裔，在“文革”期间也曾受到迫害。吉尔·赛克勒夫人为整修赛克勒博物馆周围的空地曾慷慨捐助款项，这块石头的大理石石基便是在赛克勒夫人的捐助下建成的。

景观指引我们实践一种不同的视觉模式——“一些欧洲人用这种方法来描述他们自己、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与这个世界的社会关系，并通过这种视觉模式来对社会关系加以评论”^①。中国对景观空间的认识也有一段复杂的发展历史。而北京大学铭刻着鸣鹤园的这块石头并不完全符合这种艺术的“展现”观念。证据的匮乏和政府的缄默使“解读”这个园子的任务异常有趣、充满挑战。

中国学者冯晋最近在一篇关于中国园林“景色”概念的文章中暗示了这一窘境。虽然他的关注点并不是鸣鹤园，但他指出，现存资料的匮乏迫使学者们根据散落在大量古代文献中的文学资料来重现造园

① Denis E. Cosgrov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Madison, Wis., 1998), p.1.